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後三國石珠演義 第十五回 稽侍中蕩陰死節

話說李雄提了杜考、陸機、孟玖三人，引著鐵騎，竟望城中殺入。忽然後面金鼓振天，喊聲大起，殺入城來，卻是慕容廆、段方山引著大軍繼到。於是三人合兵一處殺來，城中一時鼎沸，自相踏死者不計其數。那李雄等殺入帥府坐下，遣人飛報劉弘祖。弘祖連夜拔寨而起，競入城與李雄合兵一處。天明出榜安民，取過杜考等三人，立於階前。弘祖用好言說道：「晉室擾亂，英雄並起，將軍等若肯相從，管取富貴仍在，不足慮也。」陸機大怒道：「誤中詭計，被你所擒，今日至此，有死而已，何用多言。」劉弘祖道：「將軍才名蓋世，豈可一無所就，竟死於此？若能移事晉之心事趙，趙王必然大喜，重加委任，何至身膏草野，竟是默默無聞乎？」陸機罵道：「我心如鐵石，豈肯屈膝於賊，快求利刃，不用多言。」劉弘祖猶惜其才，不忍加誅，竟令去其綁縛，放他回家。李雄諫道：「陸機梟雄，今釋不殺，後必為患。不如殺之，以全其節。」劉弘祖聽說，沉吟半晌，竟依其言。牽出轅門斬首，時年二十有八歲也。後人有詩贊他的節義道：

上蔡已不鑿，華亭憐矣哉。同執有三人，惟公不可倫。
富貴安足問，慷慨驚鬼神。心堅如鐵石，浮言非所論。
建春門外月，千古照忠臣。

卻說劉弘祖殺了陸機，軍士呈上首級，弘祖還未及開言，忽然間就庭下起一陣大風，沙飛石走，霎時間陰雲四合，紅日無光，白晝如同暗夜，對面不見一人。風過處愁雲慘慘，落下一天黑雨來。你說是甚麼黑雨？但見：

點滴如同黑水，沾衣竟似染緇。潔淨庭除，遍作烏泥世界；光明大地，翻成黑水滔滔。
百萬軍中，個個驚心駭目；滿城士女，家家閉戶藏身。無晝無夜，總是愁雲一片；若高若下，
但見黑水淋漓。真是千古未有事，今朝始見知。

劉弘祖與諸將見了，各各駭然不已。不多時，雲收雨歇，陸機的首級，已自不見。弘祖忙著人去看他屍骸，也不知去向。弘祖一發驚駭，傳令軍中設祭，親率諸將望空拜奠。奠畢，各各嗟歎不已。就放了杜考、孟玖，收在軍中聽用。杜考、孟玖也就降了弘祖，各無他話。正是：

明知不是義，事急且相隨。

那劉弘祖用詭計得了汲郡，聲息傳入瑯琊王耳中，不勝大怒，與顧榮商議攻城。顧榮道：「彼軍新得汲郡，聲勢正盛，吾軍敗北之餘，士氣方沮，難與爭鋒。不如回軍洛陽，奏知聖上，再起大軍前來，方能恢復。不然，只恐徒損士卒，無益於事。」

司馬觀道：「我出兵以來，未有寸功，徒使兵敗將亡，坐失城池。若引兵而歸，不惟難見主上之面，亦恐敵人引兵來追，那時進無救援，退有勁敵，恐非計之善也。」顧榮道：「捨此惟有傳檄河內都督周茂，令其起兵前來夾攻，方可取勝。」司馬觀道：「此計甚善。軍師宜作檄文，令其速來，我這裡等他一到，並力合攻。」顧榮依言，即時取過文房四寶，作下一篇檄文。那檄文道：

劉弘祖以並州亡命，稱兵犯順，凡屬臣子，俱宜切齒。而乃所至郡縣，望風奔潰，今彼烏合之徒，得呈無疆之禍，非弘祖之善謀，實守臣之不用命也。頃者杜考失算，汲郡陷沒，大將陸機，遂被非刑，中夜思維，痛心疾首。幕府兵雖寡弱，士卒飲泣，咸思自奮，會當秣馬厲兵，銳鋒以往，破曹瞞於赤壁，擒王邑於平林，復我故土，殲彼巨魁。爾河內素有忠良，夙稱智勇，宜即策馬揮戈，星移電掣，首尾齊舉，內外夾攻，殲巨魁於汲郡，還故土於聖明。旌旗所指，神鬼俱從，敵馬所知，干戈自倒。檄到且即發兵，毋忽。

顧榮草完檄文，遞與司馬觀。司馬觀看了一遍，說道：「軍師文詞敏妙，可謂文武全才。」說罷。便令裨將鈕可使齎了，竟望河南而去。

那司馬觀打發鈕可使去了，傳令閉營自守，只等周茂引兵到來，並力攻城。忽聽得營外喊聲連天，炮聲大振，司馬觀聽了大驚，即忙親自披掛上馬，引了顧榮、稽紹，一同出營觀看。只見前面一員大將，金盔金甲，手執大刀，揚威耀武，直殺過陣來。

晉軍陣上，顧榮忙舞槍敵住，喝道：「賊將慢來，快通姓名。」那將道：「我倒認得你叫做顧榮，你反不認得我麼？我非別人，即鄴中都督，蒙趙王改封行軍副元帥烏桓是也。」顧榮聽了「烏桓」二字，不覺大怒，罵道：「忘恩匹夫，朝廷有何負汝？卻敢結連賊人，親為叛逆，不殺汝豈消此恨！」說罷，不問好歹，提槍當面就刺。烏桓閃過，也舞刀相迎，兩下戰有二十餘合，不分勝負。烏桓大怒，提起刀一刀砍來，恰好砍中顧榮馬首，那馬負痛，直立起來，將顧榮掀在馬下。烏桓提刀來砍，晉軍陣上王明看見，搶馬出陣。放了顧榮，接住烏桓大戰。兩個又戰二十餘合，烏桓殺得性起，一刀將王明揮為兩段。晉軍瑯琊王看見，忙令裨將富春出戰。富春得令，即時提刀出馬，大殺一陣，富春力量不加，刀法散亂，又被烏桓一刀砍來，死於馬下。

瑯琊王觀見烏桓連斬大將，心下驚慌無措，忙叫鳴金收軍。只見侍中稽紹勃然大怒，提槍躍馬，衝出陣前，大罵道：「烏桓反賊，怎敢連斬吾將？不要走，吃吾一槍！」說罷，挺槍直殺過來。烏桓忙舞刀相迎，戰至四十餘合，並未分高下。稽紹不勝大怒，一枝槍使得神出鬼沒，照烏桓一槍刺來，烏桓措手不及，肩膀上著了一槍，只得敗陣而走。稽紹引動大軍掩殺一陣，方才回營。正是：

烏桓武藝雖難及，稽紹英雄亦可誇。

那烏桓敗入城來，備將殺死晉將、被稽紹槍刺之故說了一遍。劉弘祖道：「稽紹勇猛，明日先擒此人，餘者自不足懼矣。」當夜無話。

至明日，弘祖點大軍五萬，令段方山出戰，慕容廆、石季龍、呼延晏押陣，引兵竟望晉軍大寨而來。司馬觀正與顧榮、稽紹等商議攻城之策，忽報段琨索戰，稽紹即時披掛出馬，各通姓名，接住大殺。好稽紹，抖擻精神，一根槍卻如蛟龍攪海，無半點滲漏。戰有一個多時，兩下並無勝負。段琨暗暗喝采，提起畢燕搥打來，稽紹閃過，回手一槍，卻刺中段琨左臂，段琨只得敗陣，負痛而走。後面稽紹隨後趕來，看看趕有半里路，村名蕩陰，忽然西南上征塵蔽天，殺氣迷空，一彪軍馬趕到，看見稽紹追逐段琨，大叫道：「稽紹休得追我大將，石季龍在此！」稽紹看見，舍了段琨。就戰季龍，兩下又戰有三十餘合。只見東南上又是一將衝到，乃左軍元帥慕容廆也，殺入陣中，雙戰稽紹。稽紹並無怕怯，左衝右突，渾如猛虎翻身。石季龍及慕容廆見戰不下稽紹，招動大軍一齊掩殺過來，將稽紹圍在垓心。稽紹身被數槍，血透重裘，其戰愈力，槍挑趙軍兵馬不計其數。自辰至申，戰有五六百合，看看天晚，稽紹殺條血路，衝出陣來。不期前面喊聲大起，趙將呼延晏殺到，排開鐵騎，截住去路。稽紹見前面無路，殺回舊路。那石季龍、慕容廆依舊引兵圍住，左脅下呼延晏又引兵殺來。其時稽紹雖有萬夫之勇，戰了一日，氣竭腹飢，怎擋得他三員虎將，在圍中衝突一番，見趙兵圍得鐵桶的一般，知道不能得脫，仰天長歎道：「非是稽紹不忠於陛下，恨力竭耳！當為厲鬼殺賊，以報陛下。」說罷拔出身邊寶劍，自刎而死。後人看到稽紹蕩陰死節，為詩哀之。詩云：

蕩陰力戰勢難支，惟有捐軀報主知。
血染重裘誰得似，義昭千古至今時。
生前未報君恩重，死後還存厲鬼思。
細柳新蒲空自綠，孤鬼何處賦新詩。

石季龍等見稽紹既死，便引動大軍，直殺至司馬觀大寨而來。司馬觀聽見稽紹死節，趙兵且到，不勝大驚，忙與顧榮商議應敵。顧榮道：「且自閉營堅守，等周茂的救軍到來，再作區處。」司馬觀只得依言，傳旨緊守營壘，不許出戰。只見烏夢月上前說道：「大王受命出師，並未有寸功，反致喪師失地，今又閉寨自守，豈不見賊人逼城搦戰耶？況周茂前日表章，原求大王合謀退賊，今反待救於彼，不惟見笑於賊人，又貽笑於河內之人矣！妾雖不才，願假兵三千去擒石季龍等，獻於麾下，為陸稽二將軍報仇。」司馬觀喜道：「既烏小姐肯為朝廷出力，必能取勝。」

便與精兵三千，令夢月開門出迎。夢月得旨，隨即披掛齊整，跨上五花驄，手提方天畫戟，腰繫錦繡銀錘，雄糾糾的衝出營來。你看他如何打扮。但見：

金盔金甲，籠著玉骨冰肌；白腕柳腰，帶著銀錘畫戟。妖嬈體態，翻成鐵面武夫；

三寸金蓮，跨著高頭駿馬。秋波一轉眩人意，紅粉飛揚戰士驚。

那石季龍看見晉營中衝出一員女將，暗暗驚異，拍動赤兔向前問道：「那女將姓甚名誰，敢來臨陣，豈非來送死麼？」夢月見說，更不通名，提起方天戟就刺。石季龍大怒，挺著蛇矛迎住，兩個戰有二十餘合，夢月拖戟便走。石季龍隨後趕來，大叫道：

「那女將走往那裡去？快快下馬受降，免使出丑！」夢月聽見季龍隨後來趕，心下暗喜。等他馬來得較近，悄悄的將兩戟帶住，腰邊取下錦繡銀錘，回轉身來，說聲「著」，向季龍一拋，季龍不及防備，竟被拖下馬來。夢月喝令軍漢縛了，擊得勝鼓進營，向司馬觀報功。司馬觀見捉了石季龍，不勝大喜，喝令拿去斬了。夢月忙諫道：「大王未可斬他，且將來監在後營，待捉了劉弘祖一班賊黨，囚送洛陽，聽天子自行處斬，也顯得大王的功勞。」司馬觀喜道：「小姐之言，甚是有理。」就不斬季龍，將去監在後營。一面置酒與夢月賀功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呼延晏與慕容廆催動後軍追上前來，忽聽得石季龍被擒，大吃一驚，說道：「不料晉營中有如此英雄女將，不知石元帥何故被他擒了？」遂一湧而來，殺到寨前大喊：「司馬觀快快放出石元帥來還我，萬事便休。不然殺人寨來，叫你等死無葬身之地。」那司馬觀與夢月正在營中飲酒，從軍報說呼延晏二人在營前叫戰，便對夢月道：「趙將又來索戰，小姐如何退之？」夢月道：「不妨，待我一發去擒了此賊，再來飲酒未遲。」說罷，競跳上五花驄，提戟出營。有分教，此一回：

連擒虎將聲名藉，惹得劉郎自動兵。